



圆月清辉耀心田



■李晓波

中秋时节，一轮满月高挂在华蓥山之巅，月色清辉洒满天池湖和华蓥山的山川沟壑。

“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纠兮，劳心悄兮。”一轮圆月，曾照耀过先秦诗人的愁绪满怀；“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满月一轮，曾让盛唐诗人李商隐浮想联翩；“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无酒不成诗的诗仙李白曾月下独酌，心潮澎湃间难掩黯然神伤的顾影自怜；“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豪放不羁的苏东坡对月抒怀，内心生出情意绵绵；“月到中秋偏皎洁。偏皎洁，知他多少，阴晴圆缺。”一轮中秋月，曾引发过明朝诗人徐有贞几多离愁别绪……

中秋月，因其圆月朗朗，寄予了华夏人特殊的团圆情感。古往今来，无论是文人雅士，还是贩夫走卒，都在这一天渴盼与亲人团圆，渴盼一家人欢聚在花前月下，对着满月品月饼，饮桂花酒，撒欢猜拳行令，烧斗香，点塔灯，放天灯，舞火龙……众人畅叙亲情、友情、爱情，尽享天伦之乐。

中秋节，因其深厚独特的文化意蕴被中华民族尊为八月节、团圆节，也是国人心中除了除夕之外，家人聚会最重要的节日。然而这一天，满月映照之下，有这样一群人，却从各自团圆的饭桌上抓起一坨糍粑塞进嘴里，拿起一块月饼揣进怀里，以茶代酒一饮而尽，然后从欢声笑语里抽出身来，在天池湖畔的绿水洞煤矿矿部门口与工友汇合，一起换上工装，乘坐人车前往千米地心，赶赴与乌金、钢轨、电机、皮带、桥转、溜子、支架、掘进机、割煤机的团圆之约。

千米地心，暗黑无垠，能够照亮他们的只有头

顶的矿灯，仅有点亮乌金的执着之念。他们欢快地走进风巷、机巷，走进采煤工作面，走进掘进硐头，操起掘进机、采煤机遥控器，拿起扳手、铁钳、手把，用手中的工具向千米地心的“老伙计”一一问好，鼓足干劲，与他们一起欢度佳节。

圆月清辉耀心田，谁说千米地心没有中秋月圆？不信你看，此时此刻，就有一轮满月从地心每一名矿工的心田缓缓升起，还有每一台电机、每一条皮带、每一台桥转、每一架溜子、每一台支架、每一台割煤机、每一台掘进机、每一粒乌金，都在为节日歌咏沉吟。（作者供职于川煤集团绿水洞煤矿）

煤矿月饼香

■童喜

中秋节到了，当人们问起“哪里的月饼最好吃？”时，我想起了儿时的最爱——矿办食堂的福利月饼。

小时候，父亲在煤矿上班，每年中秋节前，矿办食堂就会飘出芝麻油、鲜肉与果仁的混合香气，令人垂涎欲滴。一些家属会提前向食堂师傅打听：“今年打算做多少月饼？五仁馅的做多少？豆沙馅的做多少？发给职工后还能剩多少？怎么出售？要不要粮票？”打听清楚了，回家跟丈夫合计买多少豆沙的，多少鲜肉的，多少五仁的……矿办食堂的月饼不用粮票且价格低、分量足、味道好，好多外单位的人想方设法托矿上的职工帮忙代买，过节送亲戚，实惠又有面子。

小孩子有事没事就跑去食堂转悠，一边闻着香气一边侃大山：“冰糖五仁的，我一口气能吃四个！”“我能吃六个！”“吹牛吧，撑破你肚皮！”实际上，家家都是人多饼少，每人能分到1/4就很不错了。

中秋节前几天，母亲备好节礼，让我和姐姐给长辈们送去，每家都是两封月饼、两瓶白酒、两斤葡萄，其中白酒和月饼都是矿上发的。我们最喜欢给爷爷奶奶送月饼，因为奶奶每次都会悄悄做白糖鸡蛋炒米茶给我们吃，还会笑呵呵地叮嘱：“回去别告诉妈妈哟。”目前不许我们吃奶奶的鸡蛋，因为那是她老人家用来换油盐钱的。

中秋节晚上，皓月当空，吃完一桌丰盛的饭菜，我们将小方桌抬到院子里的葡萄架底下，摆上茶水、石榴、花生、一盘月饼，全家人围坐一起，喝茶、聊天、吃月饼、赏月亮，这是一年中难得的幸福时光。

“月亮光光，装满箩筐。抬进屋去，全部漏光！”院外响起清脆的童谣声，我和姐姐拿着月饼，抓一把花生，出门跟小伙伴一起去附近的广场看烟花。余下的月饼，母亲则放在铁罐中保管好，合适的时候再拿出来给我们解馋。矿办食堂的月饼材料纯正，不管放多久都是香喷喷的，从不跑油。

如今，随着生活水平提高，物质产品日益丰富，中秋时市上售卖的月饼琳琅满目、花样繁多，矿办食堂的月饼也渐渐退出了历史的舞台。如今回想起来，那个年代的煤矿和矿区生活，因为一块块月饼而充满难得的甜美，那份甜美带给童年无限的快乐，带给矿工和家属无限的希望。（作者供职于淮南矿业集团煤业分公司）



温情月饼梦

■吴战利

父亲已离开我们六年了，中秋佳节阖家团圆时，我们思念他，也总想起他带给我们和生产队社员们那甜甜的月饼梦。

小时候，甚至直到上世纪90年代初，我都认为月饼只有一种口味，就是五仁馅。那时吃月饼总是小心翼翼，如果谁在月饼里吃到大块冰糖或一块大核桃仁，就会像中了大奖一样开心。就算没有中这样的“大奖”，也会将里面的青红丝一点点抽出来，单独品尝一种不同的口感。

记忆中，农村的月饼鲜有盒装，都是用黄草纸包好四块，上面用印有“月饼一斤”字样的红油纸盖上，再用细绳捆好售卖。那时候家家都不富裕，很少有人家买整斤月饼，但为了节日的气氛，都是买

一两块，回家切开后一起品尝。

我读小学高年级和中学时，中秋节上完晚自习，趁着皎洁的月光回到家，一定会在床头看到一小块月饼，那是父母给奶奶和两个妹妹分完以后特意留给我的。那个场景，总是满满的温情和感动。

父亲上过高小，算是个有文化的人，很年轻就当上了生产队长。因为工作踏实、群众满意，乡里还奖励给他一台收音机，这在当时可是又光荣、又实惠的事。

大概在我上小学时，有一年中秋节，我放学回家看到墙上挂着一斤月饼，心里特别高兴，就问母亲能不能吃。母亲以少有的严肃制止了我，执意要等父亲回来再说。后来一问父亲才知道，那

是别人求他办事送的，但那个事不能办，就算能办，这月饼也不能吃。

不知道是不是这件事触动了父亲，还是他早有打算，后来生产队就在父亲的带领下开始制作月饼。

做月饼得有制作师傅，这个难度倒不算太大。当时，生产队有一户人家本就是制作糕点的，但这家老师傅年龄大了，而且自家就有小买卖，不太好请。不过，经过父亲做工作，老师傅最终答应来帮忙，还亲自指导几个社员共同制作。

因为当时年龄小，生产队制作月饼的很多细节早已忘了，但记忆深刻的是那飘散在空中的香甜味吸引着放学后的孩子们欢呼雀跃，制作月饼的仓库作坊也成了诱人的“梦幻城堡”。

在作坊里，我们看到了从未见过的月饼模子。这些模子前端是圆形，后面带一个长长的柄，将团好的月饼放前端带汉字和图案的窝窝，按压后磕出来，就是一个成型的月饼，之后烤熟就可以了。这些新鲜事物免不了吸引孩子们争相观看，有时因为脏手乱摸会受到呵斥，有时会有社员偷偷将切成小方块儿的馅儿塞进我们嘴里，再哄我们赶紧离开。

不知当年父亲是如何向社员们承诺的，也不知月饼制作期间大家经历了怎样的艰难和不易，我只清楚地记得，那年每家都分到了一斤月饼，令其他生产队羡慕不已。

如今，对于“梦幻城堡”，我的记忆已经模糊了，但想起那段往事，就从心底里敬佩和感谢父亲。他圆了那个年代的人们一个月饼梦，这个梦里有月饼，有他为大家实实在在的努力，有乡亲们奔向新生活的美好憧憬。

■王思敏

天天气清，恰是中秋。秋蝉依然聒噪，荷塘依然葱绿，茂盛的荷叶下，莲藕又胖又壮。挖藕人赶着中秋节那天吃上新鲜的藕，争分夺秒踏进齐腰深的污泥，整个身子探进其中摸索，忽然狡黠一笑，双手握住一点点拔出，一根一米来长的莲藕就架上了肩头。

中秋食藕的习俗，在靠水吃水的人们眼中，重要程度不亚于吃月饼、饮桂花酒。因藕与“偶”同音，偶是双数，代表圆满，所以中秋节，一家人围坐在桌旁吃莲藕，寓意团团圆圆，和和美美。

我初到湖北婆家，第一次品尝排骨藕汤，正巧也是中秋。婆婆买了刚上市的洪湖藕，用刀一条一条地削去皮，手中立刻出现了洁白的藕肉，如同少女的玉臂。

排骨藕汤的点睛之笔，在于将所有的食材爆香后放入砂锅中慢熬。瘦小的婆婆钻进橱柜中抱出一口直径一尺宽的大砂锅说：“知道你们要回来，买了个最大的，一家人，才够吃。”自小在北方长大的我，第一次吃到那样粉糯绵甜的藕，竟一连吃了五碗，婆家亲戚笑得合不拢嘴，给我一个“大饭量媳妇儿”的“美名”。

长江中游的人们喜好排骨藕汤，长江下游的江



中秋食藕

浙一带则喜欢在中秋节吃藕盒。藕盒也叫藕夹，形状和肉夹馍差不多，两片藕夹着肉末，裹上面糊，煎至两面金黄即可食用。守在锅旁迫不及待的人，第一口咬下去，一定是焦脆咸香、满口油汁，只是要千万小心，以防烫了嘴。

除了藕盒，桂花糯米藕也是鱼米之中秋美食。藕是仲夏的礼物，桂花是初秋的馈赠，二者结合，有种不可言说的缘分。桂花恬静高雅，像待字闺中的姑娘，小轩窗里描眉梳妆。藕则是忠诚憨厚的男子，不一定饱读诗书，却勇敢坚毅，让人生出十足的安全感。而糯米，则扮演着撮合的角色，称其为“红娘”最是妥帖。

在安徽合肥，当地人除了中秋吃月饼，还要吃包河无私藕。传说宋仁宗曾赏赐给包拯的一段护城河，赐名包河，河中盛产一种无私藕。包拯感念皇帝恩德，给后代定下了一条“包河藕只许吃不许卖”的家训。包家后人恪守祖训，等到包河藕成熟之时，便将它们悉数送给街坊四邻。当地人为了感谢包家，口口相传一句谚语“包河藕——无私（私）”，还在每年中秋吃藕时，撒上冰糖，寓意“冰心无私”。

作为中秋餐桌上的常客，藕被人们寄予各种美好的心愿，它虽只是一种滋味，却成就了人间万种情怀。

（作者供职于陕西省水电设计院）



回望故乡

■杨永跃

故乡的中秋
总是与秋收撞个满怀
丰满的玉米顶着骄傲的胡须
撑破了秋风
撑破了村边的玉米地

收获后的玉米棒
在院里堆成一座王屋山
两斤月饼、三个苹果
齐齐摆上供桌
引的月亮悄悄升上山头

剥下玉米的外衣
再将仅留的几根稀疏苞衣
系在房梁上垂下的铁丝上
一串串沉甸甸的金黄
是对秋月最好的献祭

月饼是秋日最好的奖赏
那满口的香甜
满满的回味
萦绕起一幕幕想象
像月亮中的曼舞那样轻盈

如今身在他乡
那岭南五味的月饼
除了清甜
还有咸辣苦酸
一如这几年走过的路